

Y 有此一说  
ouciyishuo

# 最丰盛的自己，永远在路上

□韩江农夫



有人说,身体和灵魂,必须有一个在路上。于我而言,远行改变的不只是生活姿态,更是生命状态。

旅行不是为了到此一游,而是希望读懂天地。站在红旗渠青年洞洞口,看到悬崖峭壁中凿出的天河,深感人类改天换地的伟力;深入奉节天坑底部,一场豪雨就足以将人淹没,坐井观天的对比何其渺小;驰骋于呼伦贝尔大草原,根河湿地上牛羊溜达着吃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来到额济纳胡杨林,沙漠与城镇相互争夺地盘,人与树活得极其“惨烈”。面对变化无常的大自然,人该如何相处?

没见过世界的人,很难有成熟的世界观,而世界是一本厚厚的书,常远行才能多读几页,才不会孤陋寡闻而不自知。认识世界的多面性后,人才能以谦卑和敬畏之心来看待宇宙,惺惺相惜地对待天地万物,做自然的朋友。

旅行不是为了积攒谈资,而是期许读懂众生。漫步于莫干山,才知道房子可从山林中长出来,而尊重自然本质是尊重自己;登上党岭葫芦海,才懂得生存可以很简单,雪山、森林和温泉就够了;行走于周庄,才明白水不仅是江浙人的生活基调,也是灵魂底色。在形形色色的世相面前,人应如何认知?

作家刘慈欣说:“宇宙很大,生活更大。”没感受过不同生活方式的人,很难定位好自己的生活,很容易将自我中心化,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见识生活方式的多元化

与丰富性后,才能学会宽容,学会不苛求,清醒自身局限,欣赏不同活法。

旅行不是为了自我感动,而是努力读懂自己。行摄小东江,会惊叹于水墨画意境之美,从而确认对诗意栖居的向往;游览殷墟博物馆,会被文字的悠久文明所震撼,进而反省自身的浅薄与无知。欲壑难填的心理背后,人要如何自洽?

没体验过复杂情感的人,很难获得灵魂深处的喜悦,而认识自己是人一生中最重要、最困难的课题。走出去世界就在眼前,走不出去眼前就是世界。旅行的意义在于能从不同角度发掘心灵世界,练习减法和悦己。

旅行是生活的调味品,跟吃饭、睡觉、读书、娱乐一样,没必要神化,也未必适合每个人。如果说旅行有独特价值,那应是身心与自然、与他人、与自己直接且正面接触,情感更充沛,体味更真实,感悟更深刻,有助于找到自己在世界和社会的定位,找到生命的坐标。

英国诗人翠西·艾敏说:“我发现生活在不断地编辑中才得以继续。”于我而言,一次旅行会带来五次欢喜:做攻略时、身临其境时、整理相片时、写游记时、回忆往事时,愉悦绵绵不绝,让平淡的生活盈动小确幸的灵气,灵魂得以自由的飞翔。

旅行是一场旅心,这种生机勃勃的美好吸引着我不断出发,而最丰盛的自己,永远在路上。



琴

□天阔

每年的“八一”啊  
我都为你送来一支口琴  
用它来演奏你不死的歌  
用它来吹落你墓碑上日积的风尘

你为国捐躯的豪迈壮举  
已深深刻进松柏四十二年的年轮  
你生前酷爱的口琴  
一刻未停地演奏着你爱国的心音

你吹奏过的《血染的风采》  
培育了多少军人的自信  
你高歌的《再见吧,妈妈》  
已抚平母亲那百皱的心

你墓地的花儿 艳得像血浸  
平安吉祥的日子  
早已在我南疆降临

你矫健的身躯穿透阴阳的迷雾  
用不灭的灵魂来护佑家乡的母亲  
你的侄子和后人  
已接过你握过的钢枪  
坚强地护卫着祖国的家门

家乡的红花和绿柳  
为亲人打造着不去的阳春  
还有你那不散的琴音

战友啊 战友  
你做千秋雄鬼 死不还乡  
你用枪口时时瞄准入侵的敌人

战友啊 战友  
我一生难忘的人  
三碗白酒装满终生的情谊  
还有这支你心爱的口琴

(注:每逢八一建军节前,祖国西南边陲一处烈士陵园中,有几位白发苍苍的老兵,会向一处烈士墓献一支口琴和三碗白酒。他们说,这是战友生前的最爱,彰显着战友终生情谊。)

N 南腔北调  
anqiangbeidiao

## 要什么天地绝配

□马德

我们一直以来的审美,是最喜欢郎才女貌的。

也就是说,我们喜欢匹配。合适的匹配,才会产生极致的审美愉悦。这种审美愉悦,要抵达的是一种无可挑剔的满足感,以及咸吃萝卜淡操心的舒服感。即英雄要配美人,才子要配佳人。退而求其次,也要丑汉配丑妻,这样,也能在心底生出说不出的舒坦来,觉得他们彼此都走向了该有的归宿。

最不能承受的是,所谓好汉配了丑妻,懒汉折了花枝,觉得,一朵鲜花插到牛粪上,即便这件事八竿子打不着,自己也要生出莫名的嗟叹和神伤。

说到底,就是要现实世界迎合自我的心理期待,就是希望一个萝卜一个坑,彼此都要在各自应该在的位置上。否则,就会各种看不上各种冷嘲热讽,甚至各种歇斯底里。

其实,这种套路,玩久了,也会厌烦。《红楼梦》第六十三回,元宵节贾府开夜宴,来了两个说书的,要给贾母说一出《凤求鸾》。贾母是老江湖,什么戏没听过,于是先让说书的介绍一下情节,然而,书的梗概没说

完,贾母就猜出了结果。

贾母笑道:“这些书都是一个套子,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儿。把人家女儿说得那样坏,还说是佳人,编得连影儿也没有了。开口都是书香门第,父亲不是尚书就是宰相,生一个小姐必是爱如珍宝。这小姐必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然是个绝代佳人。只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礼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你看,贾母也厌烦了这般戏路子。这种审美陷阱,看起来很完美,却十分糟践人。

要什么郎才女貌,若两情相悦,自可举案齐眉。《后汉书·梁鸿传》里说,“(鸿)每归,妻为具食,不敢于鸿前仰视,举案齐眉”。梁鸿是东汉的太学生,学历高,德行也不一般,据说,好多豪门愿把女儿许配给他,他都拒绝了。他非但没遵循世俗的审美路线,反而,剑走偏锋,娶了本县一位“状肥丑而黑,力举石臼”的孟姓女子。婚后,二人居霸陵山中,荆钗布裙,以耕织为业,互敬互爱,举案齐眉,一时传为佳话。

鞋合不合脚,穿的人固然

知道。但那些穿着鞋走过千里万里的人,恐怕才最有发言权。李清照在她的《金石录》后序中,谈到婚姻生活中的有趣往事:“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既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杯中。”这就是著名的“赌书泼茶”的故事。说的就是李清照和丈夫赵明诚都喜欢读书,饭后一起喝茶,用比赛的方式决定饮茶的先后,一方问另一方某个典故出自哪本书第几页第几行,猜中的人,往往由于太过开心,乐到前仰后合,茶水倾洒一身。

李清照的父亲是谁?礼部员外郎李格非。赵明诚的父亲是谁?吏部侍郎赵挺之。李赵两家联姻,可谓门当户对,郎有才有貌,女有貌有才,极符合世俗的审美理想。但真正让李赵二人伉俪情深的,却不是世俗的这些,而是共同的爱好、相契的情趣,以及浸淫于情趣之中的美好生活。

时代走到今天,我们已然有了新的眼光,也看似不再有固化的审美思维。然而,有些印痕,埋在心底,平素坐而论

道,决然是看不到的。前一阵子,看新闻,说某地有一相亲角,去相亲的人,很多是爸爸妈妈,他们去物色未来的儿媳或姑爷,因为条件苛刻,惹得网络旁观者聒噪和评议,且非议者颇多。那阵势,仿佛评论者活在一个先进的世界,而那些未来岳父岳母公公婆婆们,都退步在了落后的世界。

网上一阵噼里啪啦,人间几处稀里哗啦。

人极易说一套做一套,别人做得要尽如理想,自己却可以随便到尽如想象。找儿媳,最好是白富美再加上“985”,选姑爷,最好能海归再加上高富帅,唯愿是极品中的极品。教训别人可以一二三,到自己这里可以不顾三七二十一。

纳兰性德有词两句,化用李清照与赵明诚的典故,描述自己和妻子曾经的美好过往:“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纳兰想表达的,也许再明白不过。什么是美好的日子?就是那些两情相悦的琐碎寻常。觅什么佳偶良缘,要什么天地绝配,只要寻常生活能相契相合,相持相扶,便是全部。

